



投稿邮箱: qwzy@qzwb.com  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晚报大厦离家仅有五分钟车程。每当夜幕降临,我漫步在家附近的小道上,目光总会在某个转角与楼顶“泉州晚报”四个红色大字不期而遇。那光芒在夜色中执着闪烁着,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,为归家的人指明方向。看到它,心里便涌起一股暖意。

父亲就职于晚报社广告部,幼时随父亲去报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左转上三楼,推开广告部的大门,新印报纸的油墨味便扑面而来。米白色的文件柜里整齐码着泛黄的牛皮纸档案袋,窗台上的绿萝与成摞的校样稿共享着一方阳光。我最爱在工位间穿梭,看晚报人伏案审阅版面的背影,听隔间里此起彼伏的讨论声与记号笔在版样纸上勾画的沙沙声。那时的泉州晚报于我,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所在——故事在这里传递,创意在这里诞生。

小学五年级时,我的作文第一次变成铅字印在晚报上。从此,父亲每天带回

来的那卷报纸对我有了特殊意义。她不仅仅是了解家乡、眺望世界的窗口,更是一方培育文学新苗的沃土。从稚嫩的学童絮语到渐趋成熟的随笔杂谈,泉州晚报见证了我文字的成长轨迹。每次的稿件录用通知都像一只有力的大手,在我踟蹰犹豫时给予温柔的推动。即便提前知晓文章将见报,真正捧着报纸寻找自己名字时,心跳仍会不自觉地加快。看到那些熟悉的字句与报眉上“泉州”二字紧紧相依,骄傲之余涌起难以言表的感动——这份报纸记录着我的成长,也承载着家乡对我的殷殷期盼。

五年前搬了家,断舍离了很多东西,但依然珍藏着数份刊登有自己文章的泉州晚报。虽已陈旧泛黄,有些还已被破损,但我依然视若珍宝——岁月难以湮没她激情燃烧的年代,她承载了我青春岁月的拳拳初心,见证了我人生路上的春华秋实。而晚报的稿费单我总舍不得兑现,十年积累下来竟有厚厚一沓,它们早已超越了金钱的价值,成为岁月馈赠的珍贵纪念。

如果说文章刊登是对我“读万卷书”的激励,那么晚报小记者团活动则为我打开了“行万里路”的大门。十岁那年夏天,我跟随报社组织的小记者团第一次走出福建。此后数年,我们走遍大江南北,在每个造访的城市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。比起单纯的玩乐,小记者团

## 成长路 故园情

□刘海宁

带给我与其他参团学生之间宝贵的情谊,更用“每天提交一篇小游记”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旅途中敏于观察、长于记录的习惯。时至今日,当我在颠簸的航班或摇晃的长途巴士上打开手机备忘录时,总会想起当年在大巴后排勤恳写作的自己,想起那面迎风飘扬的小记者团旗帜。

真正令我感慨的,是兢兢业业、默默耕耘的晚报人。父亲常因突发新闻放下碗筷赶回报社;小记者团出行时,我们交完稿件便可安然入睡,而随行记者却要挑灯夜战,为每个小朋友的稿件提出修改意见,我的草稿上总是布满红色批注,有时甚至多过原文;高中深夜归家时,我总能在小区遇见匆匆前往值夜班的编辑们;长大后,副刊编辑对我的投稿尤为严格,从标点符号的使用到句式结构精雕细琢、精益求精,有次为修改一篇文章,编辑与我通过电话讨论直至深夜……正是这些平凡而执着的坚守,铸就了泉州晚报四十年如一日的品质。

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传统纸媒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舆论生态、媒体格局、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,但泉州晚报始终屹立潮头,从视频号到直播间,形式在变,情怀未改。一代又一代报人不忘初心、承载梦想,汇集智慧、凝聚力量,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,增进民生福祉,滋养民众情怀,见证泉州发展。

40年,是时光的刻度,精准丈量着

一份报纸与时代同行的坚实脚步;40年,是奋斗的勋章,真切记录着一群新闻人以笔为剑的责任担当。正是晚报人的恪尽职守、不懈守望,这座文字的灯塔依然用温暖的光芒照亮城市每个角落,将泉州的文化血脉代代相传。回望与晚报共同成长的岁月,那楼顶的红色灯牌不仅闪耀在夜空,更永远亮在我的心里——它是故乡给游子最温暖的守候,最深情的指引。

(作者系南京大学汉语文学专业大三学生)



扫描二维码  
阅读征文作品



## 四季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,老家院中那棵石榴树,已伫立了二十余载,它熏沐着海风,鲜妍明丽的花朵在浓绿的枝叶间灼灼绽放。

它的树干并不粗壮,分叉形成“V”字形,向上生长。每到春天,枝丫上长满嫩绿的叶子,看起来郁郁葱葱,又像一把伞,把整个院子都遮盖起来。夏天的时候,树上开满了火红的石榴花,绿叶点缀下煞是好看,香甜的气味还会招来蜜蜂穿梭授粉,为结出可口的石榴做充足的准备。秋天来了,一个个石榴从青涩的疙瘩慢慢长成拳头大小的熟石榴,青色的果皮渐渐染上一层粉红,挂在树枝上,像是一个个小灯笼。有的枝条上果子结得多了,就被压弯了,石榴垂到伸手可摘的地步,等到摘取的时候,却又舍不得,想让它在校头逗留得更

## 院中石榴树

□吴俊杰

久一点。摘石榴可是一门技术活,为此我爸还专门购置了一个摘石榴的夹子,最下面是手控的镊子,中间是可以伸缩的铁棍。捏一下镊子,最上头的三齿夹就会合拢,把石榴夹在中间,用力一扭,石榴就留在了夹子上。此时还不能放松,因为离枝的石榴会带着夹子往下坠,得使劲支住铁棍,把石榴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才算完成。往往完成这个过程,虎口处就隐隐作痛。

有些石榴留在树上,到挂不住的时候,就“砰”的一声,掉在地上。往年还没发现摘石榴夹子这个东西

时,我爸就会换上一身旧衣服上树摘。树不高,枝杈多,摘起来不费力,只是手上容易挂彩,后来也就不这样摘了。

我们会坐在院子里吃石榴。石榴可真酸啊,让人口水直流。我不爱吃酸,总会每个都尝一尝,找出比较甜的吃,自己家种的就是吃着美。爸爸妈妈不挑,一个一个挨着吃。吃不完的,就挑一些好的、没有裂口的送给亲戚邻居。

邻居们路过院子时,看见挂在树上的石榴,常会讨论今年石榴的个头大小。

我读小学五年级时,我们家搬到这个院子里,石榴树就静静地站在那里。眨眼十几年过去,我去了外地读书,又回到家乡工作。每次回老家,总要先在树下站一会儿。石榴叶沙



(CFP图)

沙作响,仿佛在絮叨我缺席的时光。它见过我儿时踮脚摘石榴的笨拙模样,也听过父亲踩着枝干时的吆喝。

街巷变了,院墙旧了,可这棵石榴树始终站在记忆的原点,根须深扎泥土,枝叶轻抚流年。那些酸中带甜的石榴籽,那些被蜜蜂吻过花朵,还有树下的欢声笑语,在初夏的风里酿成了岁月的甜酒。

拾犁铧,说道:“牵牛喝口水,让它休息一下吧!”脸上满是对牛的赞赏与感激。头顶日头,脚踏田土,我竟然产生“牧童骑黄牛,歌声振林樾”的念头。一爬上厚实的牛背,老牛就蹬腿扬身,把我甩开。父亲扶起我,心疼地斥责:“你这调皮孩子,何时才学乖?”

晚风徐徐,月光似水。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了首民谣。我生硬地、一遍又一遍地读:“乘元百万献军需,耿耿丹心却不无。更誓沧岑杨老二,家贫愿献一头牛。”父亲给我讲了一则故事:史载明末清初,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古镇东石安营扎寨,操练水师,农夫杨老二献上一头黄牛……如今,在东石古寨,有一尊黄牛雕像铭记着这一段历史。

“哞哞”长吼,牛栏里的老牛摇头摆尾,特别神气,澄澈的眸子里透着几分深邃,我

不由摸了摸它的头。后来,外出求学、工作,老牛慢慢地远离了我的生活。我像家乡的老牛反刍咀嚼着岁月,那些沉淀的欢笑与温暖,始终在心头萦绕。

## 老牛

□王金表

游玩时,儿子一直想靠近步道上的黄牛,“这脾气像什么呢?”妻子不安地提醒着孩子。

“像牛!”不知道谁在应答。话音刚落,那一头老牛闯入生活。

小时候,家里饲养一头老黄牛,躬耕一两亩薄地:夏日播花生,冬日植地瓜。那时,侍弄老牛吃喝成了我学习之余帮父母干的重要活儿。瘦弱的身板没有牛高,真担心驯服不了它。早晨,刚出栏的老牛踱着方步,优雅从容。我攥着牛绳,紧跟其后,生怕走失。斜坡上的小草刚冒出了嫩芽,老牛

止住了蹄子,悠闲地啃着青草。我偷了闲,掏出怀中小人书津津有味地看着……

“牛吃花生啦!”一声吆喝把我从小人书“三打白骨精”的精彩故事里拽了出来。老牛的舌尖像一把镰刀偷偷地收割着鲜嫩的花生。“老牛,这么不安分。”我拽着牛绳,扯着嗓子大叫着。它仿佛不服气,前移小步,站稳,扬头,抖颤着身体。等我放松了“监视”,它再次偷偷甩过头,又有花生遭了殃。乡村田野,人和牛斗智斗勇,考验的是彼此间的耐心和决心。无机可乘,老牛老实多了,一张一翕,反刍着……

暮色催促,我像凯旋的小将军赶着老牛回家。村道上,圆鼓鼓的牛肚特别醒目,成了我引以为傲的艺术品。老牛信步在前,

我欢心在后。“乖崽呀,真懂事”,一路上扛锄、挑筐、背篓的乡亲们的话语飘进耳中。这甜美的乡音,充满磁力,亲切动人。

早年,农村出生的孩子,跌倒爬滚与呼喊唱跳都沾染着泥土气息,就像大人人口中说的玩沙捏土的孩子真健壮。刚开始,我还有怀疑,但几年放牛生活让身体越发结实,不得不信服。

说实话,牛的脾气是很难摸清掌控的。它一不高兴,径直往前走,无论怎么呼唤,老是不听话。老牛扯着鼻子走,我狠狠地甩下缰绳。这时,父亲总是开心地说:“哎哟,这犟脾气,难道只有牛才有吗?”

耕地时,老牛低着头,身子微微前倾,踩着坚硬的土地,缓缓前行。父亲一手紧握着犁铧的把手,一手不时地扬着竹条催促着。翻土成畦,看着真舒服。

好一会儿,父亲喘着粗气,收

## 满城梅花满城诗

□王常婷

带领郡兵前去镇压,经岑岭、翁源、龙川进入梅州。杨万里在惠、梅、潮期间作诗多首,其中的《人日留味田驿》“破驿荒凉晚解鞍,急呼童碧敢轻寒。南中气候从头错,人日青梅已酡酸。”也是极力写梅州之荒凉、气候变化莫测。不管以何种心境入梅州,这些迁客骚人无不在此留下传诵至今的名句,令此地梅香浸古巷,诗意栖千年。

梅州的街巷,是诗词中走出的水墨画卷。杨万里在此地以“一行谁栽十里梅,下临溪水恰齐开”勾勒出攀桂沿江梅花盛放的胜景。千年后的今日,客家公园内梅香依旧,游人循着诗行漫步,恍若与古人共赏“玉玲草根霜”的清寒雅趣。城东潮塘岗上,一株千年古梅傲立。

梅江如带,穿城而过。古时“梅溪”两岸遍植梅树,杨万里“只为梅花也合来”的痴绝,化作今人寻芳的步履。晨雾中,凌风路骑楼斑驳的砖瓦上,仿佛还映着文天祥“楼阁凌风迥,孤城隐雾深”的孤勇,而元城路

旁的书院旧址,仍回荡着北宋刘元城“殿上虎”的直柬之声。

一城两坊,文脉绵长。嘉应古城的肌理中,“攀桂坊”与“望杏坊”如双生花般并蒂绽放。攀桂坊内,东山书院的琅琅书声与黄遵宪“人境庐”的变法诗篇交织,张珏笔下“旧雨不逢排闥至,先生今为看花来”的书院雅趣,至今犹存。望杏坊则因“一里同科三进士”的传奇而文风鼎盛,鹤和楼的雕花窗棂间,教育家梁伯聪的诗意栖居与革命志士朱云卿的热血壮志,碰撞出时空的交响。

被誉为“世界客都”的梅州,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。街巷之名亦为诗眼:凌风路铭记文天祥的家国情怀,元城路镌刻刘元城的兴学之功,仲元路追思革命先烈的赤诚。青石板路上,郭沫若“文物由来第一流”的赞誉,化作骑楼檐角的一缕斜阳,轻抚过百年招牌的旧痕。

烟火巷陌,梅州的诗意,不止停留于名

人的吟哦,更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。晨光初露,油罗街的炸芋圆滋滋作响,香气裹挟着客家人“红红火火”的祈愿;仲元东路的煲仔饭氤氲热气,酱香中沉淀着三代人的味觉记忆。老妇在古城墙下叫卖章鱼,蒸发板的笑靥绽放在柴火灶前;暮色四合时,归读公园的灯火次第亮起,梅江水倒映着院士广场的星光……

对游子而言,梅州街巷是刻入血脉的乡愁。潮塘古梅的花影,是程贻章笔下南迁先祖的足迹,亦是赖俊权散文中“与百年银杏为伴”的静谧时光;玉水古道的石阶,曾托起客家人“一条裤带下南洋”的漂泊,而今又迎游子“望得见山,看得见水”的归心。乡愁如梅,开落无声。

“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在这座“满城梅花满城诗”的小城,街巷是历史的诗笺,是烟火的长卷,更是客家人“耕读传家”的心灵家园。漫步其间,每一步都踏着诗韵,每一瞥皆遇见风华。



行动才能证明你是什么样的人,言语只能证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## 食事



## 阿嬷的面线糊

□林垵铭

大学求学的日子里,我随口跟母亲念叨:“好想念阿嬷煮的面线糊哦。”不过是寻常的思家絮语,母亲却记在了心里。没几日,母亲竟千里迢迢带着那个熟悉的保温饭盒,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。

打开饭盒的刹那,大骨汤的醇香裹着面线的清香扑鼻而来,熟悉得让我眼眶发潮。母亲一边帮我盛面线糊,一边轻声念叨:“你阿嬷一大早就起来煮面线糊,说煲仔爱吃的料要放足。”我迫不及待地接过面线糊,一口一口地吃着,思绪顺着面线糊的甜香飘回故乡的海边,回到阿嬷的厨房,我好像看见阿嬷佝偻着腰在灶台前忙活着煮面线糊的身影。

阿嬷的面线糊,是我从小到大吃不腻、忘不掉的味道。

在我尚未长牙时,阿嬷煮了绵绵软软的面线糊,哼着《天乌乌》的童谣,一勺勺地喂我。迎着闽南夏夜的穿堂风,我很配合地咂咂嘴巴,吞下面线糊。每每说起这段往事,阿嬷笑得眼角皱纹都开了花。我虽然没有太清晰的印象,但那面线在舌尖化开的温热,熟悉得不能再熟悉,我能断定那是儿时记忆里的滋味。

阿嬷煮面线糊,有一套讲究:大骨熬出奶白的浓汤,配料要丰富,面线不掰断,出锅前淋上一圈葱头油。

上小学时,每次过生日,阿嬷煮面线糊最具仪式感。灶台上排开近十个盘子,盘子里的配料馋得我直流口水,卤大肠泛着酱色光泽,鸭血鲜嫩,炸豆腐鼓胀如小枕头,炸醋肉金黄酥脆……阿嬷变着花样给我搭配,最后撒上茼蒿、葱花,再淋上一圈葱头油,香喷喷的面线糊就大功告成了。

我曾踮起脚尖,攀着灶台边沿问:“阿嬷,为什么生日要吃面线糊?”她用竹筷子轻挑起面线说:“食面线,活百二。要仔看,面线长长,呷了会健康长寿。”彼时我对“长寿”没什么概念,只是一味乐呵呵地吃着。现在我知道这是阿嬷给予我的一岁一礼的祝福。

读初中时离开故乡,与阿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但每次假期回去,远远地就能闻到面线糊的香味,那香味就像一根无形的线,牵引着我一路小跑到阿嬷身边,从背后抱住她。阿嬷总会赶忙往我嘴里塞一块醋肉,再盛上一碗早已掐着时间煮好的面线糊,拉着我到桌边催着我吃,生怕我饿着。那时候,我总会吃上满满两大碗,才心满意足地打个饱嗝。阿嬷听了,也心满意足地笑了。祖孙俩的笑声缠绕着面线糊的香气在屋檐下回旋。我常想,所谓“人间至味是清欢”,大概就是这种平凡美味里的温情守候。

后来,我在外地求学也吃过不少面线糊,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直到母亲送来一碗阿嬷特意为我煮的面线糊,我才明白,那些外面的面线糊,缺少的是阿嬷满满的爱。最后一口面线糊,我故意嗦得特别响,然后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,好像这样,阿嬷就能在老家的厨房听见。

面线绵长如岁月,配料纷繁似人生,而大骨汤底里熬煮的,原是阿嬷将故乡海风与牵挂熬进食物的心意。稠稠的面线糊,从齿间暖到心底,比任何珍馐都更接近“家”的味道。



## 浮瓜沉李

●散发披襟处,浮瓜沉李杯。  
——宋·辛弃疾《南歌子·新开池戏作》

●柳影中,槐阴下,旋敲冰沉李浮瓜。  
——元·卢挚《沉醉东风·避暑》

●沉李浮瓜聊自适,披襟散发欲忘归。  
——宋·李正民《纳凉诗》

●我有浮瓜沉李约,隔江人泛酒船来。  
——宋·邓林《题四景山水》

●浮瓜沉李傍清池,香隔重帘散暑迟。  
——清·袁枚《消暑诗》

●澄澄碧照添波浪,青杏园林煮酒香,浮瓜沉李雪冰凉。  
——元·张可久《卖花声·夏》



(CFP图)



从福建到广东,印象中应是沿海岸线向西向南向大海;到广东的梅州应该也是如此。不承想,从晋江出发,车却是一路向西往山里驶去。

忽然想起韩愈的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”。公元819年正月,韩愈被贬到潮州任刺史。出京城时,侄孙韩湘前来蓝关送行,52岁的韩愈于悲愤之际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: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。欲为圣朝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!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这“路八千”“瘴江边”足以说明当年的潮州,在首都长安人眼中就是个环境恶劣、烟瘴不开化的蛮荒之地。其实,一直到北宋,岭南都还是贬谪官员的外放之地,所以北宋的苏东坡才会两次被贬岭南。

不过,南宋诗人杨万里踏足梅州却不是因为被贬。淳熙八年(1181)冬,沈师的农民军从福建进入广东梅州一带,杨万里